



都市浪漫
言情系列

香港
岑凯伦

旧恨见新爱



第一章

从飞机上小小的窗户向外望去，只见万里晴空，白云无垠，这的确是一个有利于飞行的好天气。

长途飞行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不是一件有趣的事，即使坐在头等舱，即使是有空中小姐殷勤、热诚的服务，这十几个小时的旅程对齐南来说，也只能用“酷刑”来形容，特别是他的目的地是台湾。

齐南是个身材高大、结实，看起来孔武有力，不像个东方标准中国人，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火与冰的融合，一张会令男男女女为之倾倒、为之痴迷的俊脸，但在他脸上找不到笑容，找不到可亲，找不到温暖，找不到一丝味似的。

有着西方人的剽悍体型，他看起来似乎能赤手空拳和猛兽搏斗，他应该从事的似乎是有危险性、有刺激性、生与死间的工作，但他却是洛杉矶的夜总会、舞厅、娱乐场老板，一个“商业巨子”，一个带给多数人欢乐、消遣的观赏

的，齐南这个名字代表的就是“矛盾。”

他也是个商人，但他拒绝一切的商业应酬，只做个在幕后施令的主宰。

……他是个男人中的男人，但他不爱女人，不和女性谈情说爱，对女性假以辞色。

他像座冰山，但内心深处却又好像有座怒吼已久，即将

爆发的活火山似的，随时准备烧个够。

齐南的名字在洛杉矶还是个“传奇。”

对一个三十几岁就拥有财富、权势、名利的他的一切好像得来的太容易了些，没有太多人知去，大家看到的只是他眼前的成功。

但对齐南自己而言，过去就像是一道永远也的伤口，永远的在撕扯他的心。

十五岁以前的齐南并不特别突出，他只是比别的男孩高些，忧虑些、不苟言笑些，但在那件“喧腾”事件之后，齐南变了，在很短、很短的时间里，他彻彻底底变了，想再回到那单纯、强说愁的青少年……根本是方谭。

十五岁时跟着阿姨到了美国，这另一个十五年已使齐南完完全全的变成了一个冷酷、世故，任何事也击不倒的男人。他学会怎么过日子，怎么生活下去，怎么出人投地怎么成功，怎么去获取财富，怎么去平复心里那抹随时会冒出的伤痛。

他觉得自己做到了。

他应该是做到了。现在的齐南是一个要什么有什么，有什么就有什么的人，他应该满足，应该让自己快乐一些。他就是怎么也办不到，有时他怀疑自己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发生在他十五岁时的那个“阴影。”

一辈子都摆脱不掉……

孙亚贞侧过头看了看这个她从小就看着长大，而着他一路走过各个人生阶段的冷酷男子，心中是既骄傲感伤。

十五年来，他从一个伤心、绝望、充满羞辱、怀疑一

男孩变成如今强硬、冷漠、成功，拥有一切的男人，这其中的辛酸、血泪、汗水，只怕只有她清楚，只怕只有她了解。

“快到了吧？”她柔柔的出声，唤起他的注意。“我这把老骨头真有些吃不消……”

齐南马上回头，他可以对任何女性不假辞色，他可对任何女性不讲情爱，但对这个一路带他走过艰辛，给了他一份新生活、一份新人生的阿姨，他充满了感恩和崇敬，如果没有她，也就没有今天的齐南。

“我陪你起来走走？”他英俊的脸上写着关心。“或着要空中小姐再拿个靠枕来？”

“长途飞行真的不适合上了年纪的人……”他像哄小孩似的哄着她。“离老……还要好几十年呢！”

“你就是会讨我的欢心。”

齐南一笑。他也只会想讨这个女人的欢心。

“机舱就这么点大，能走到哪去？至于靠枕……”她拍了拍自己的背后。“已经有了，我想我只是需要一个聊天的伴……”

“我陪你聊！”齐南绝不是要忽略阿姨，只是他刚刚看她眯着眼，以为她想假寐片刻，所以他才没有吵她。

“你不会……觉得我烦或是罗索吧？”孙亚贞一直是个观察入微、会为别人设想的女人，她一向只说些她应该说的，从来不会去烦齐南，更不会给他压力，她始终只是默默的守着他、看着他，在他需要时，给他加加油、打打气而已。

“如果要选这个世界上最不烦人、最不罗索的女人……”他咧嘴笑笑。“阿姨，那真是非你莫属。”

“没哄我？”

“绝对是真话。”

“你真说到我心坎上了……”她笑了开来。

“阿姨，再忍耐一下，再一个多小时，台湾就到了。”齐南的表情不由自主的严肃了些。

“台湾……”孙亚贞喃喃道。

“是的！台湾！”齐南的语气一紧。

“齐南……”说真心话，孙亚贞并不是那么想回台湾，虽然台湾有她的朋友、她的亲人、她的过去，但是这个地方是块伤心地，而且对齐南而言还有个丑陋的记忆，回来台湾，并非明智之举。“我知道我不懂生意上的事，但美国有五十个州，不管你怎么扩大你的事业，有的是空间，为什么……一定要回台湾？”

“台湾的钱，已经快淹到胸口上了，台湾是个可以赚到大钱的地方。”齐南的语气虽然若无其事，但是眼神却很冰冷。

“齐南，你已经够富有了，我知道美国有一家杂志，还把你列入亚洲前一百个富豪的排名里，钱……”

“阿姨，钱没有人嫌多。”要不是坐在禁烟区，他这会儿就想抽上一根烟。

“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。”孙亚贞小心翼翼。“你并不是把钱看得很重的人，而且要真说到赚钱，光是美国这一个地方，就可以让你赚不完！”

齐南伸了伸腿，不置可否。

“我以为你……”她轻叹一声。“一辈子都不会想回台湾。”

十五年前离开台湾时，他的确没有想过再回来，当时他想抛开那丑陋的一切，换个地方，到没有人认识他，没有人知道他家发生了什么事的地方去重新再开始，他想永远的

扔掉那一段不堪的记忆,但是……

但是时间一久,当很多记忆被冲淡、被遗忘以后,再回台湾竟成了他最渴望的一件事,他真正在乎的不是什么生意,不是到台湾来开夜总会,建设娱乐城,他……只是想考验一下自己,考验自己是不是有那个能耐去面对过去的伤痛……

他能不能战胜那个阴影?!

见齐南不吭声,孙亚贞没敢再问下去,有些事即是她这个亲如母亲的阿姨,也不会傻得去过问。

“阿姨……”齐南忽然正视她。“我想除了做生意,我还准备到爸爸的坟上去烧个纸钱,上上香。”

“应该的!”她脱口而出。“十五年了,姊夫又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,这些年……他的坟前一定很冷清。”

她的话令齐南的眉头全纠结在一块。

“那……”孙亚贞吞吞吐吐。“你是不是……”

“阿姨,你想说什么?”齐南明知故问,他明明知道他姨的意思,但是他佯装不懂,或者是……他根本不肯去面对。

“你难道不想不看你妈……”孙亚贞猛然住口。

“你是说……”齐南并没有激烈的反应,即使他的心在抽痛,但是他表面上却文风不动。“你妹妹?!”

孙亚贞可以谅解齐南的心态,要他不恨自己的母亲是不可能的,但是悲剧已经造成,当事人死都死了,活着的这会儿正在疗养院里,眼前还有什么好去计较、好不能原谅的?都过去了啊!

“齐南……”她的语气是凄凉的、破碎的。“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去替我妹妹讲话,我知道你心灵上所受到的伤害,我知道最无肇的人是你……已经十五年了,已经过了那么

久……”

“阿姨，再过十五年也无法使我遗忘过去的一切。”

“齐南……”

“要不要喝点什么？”他起身，存心逃避似的。“我想喝一杯。”

“给我果汁好了。”孙亚贞知道他们可以请空中小姐送来，但是这会……她知道齐南需要独处，需要一个人静一静。

“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她离座。

孙亚贞点点头，齐南一离开，她的眼眶立即涌出了泪水，她不想哭的，十五年前，她应流的泪已经流完好，她以为自己不会再为那个悲剧哭，不会再为齐南哭，但是台湾就要在望……

她怕啊！

她心中这会儿充斥着的是恐惧、痛苦和对未知的一种无奈。

不该回来的！

她该阻止齐南的！



那种熟悉、那种绝不会弄错的感觉一直困扰着石薇，她知道每天都有好多不同的面孔在自己的眼前掠过，她知道自己有可能只是一种错觉，但是她不甘心，她几乎能肯定自己是认识这个帅哥。

边倒白兰地，石薇一边拚命的想着，从飞机刚起飞，从她开始为头等舱的客人服务时，她就注意到他，他吸引她的不是他那比好莱坞明星还迷人的一张脸，而是她“认识”他。

将白兰地递给这个帅哥的同时，石薇无法控制自己的

舌头而说话了。

“你一定知道自己是个很迷人的男性。”

齐南看着这个“语出惊人”的空中小姐，由她的外表看来，她不像是一个前卫、大胆、走时代尖端的女性，她高挑、纤细，看起来漂亮、爽朗、娴雅，很有大家闺秀的气质，她……不太像是一个会主动和男人搭讪的女孩，真的不像。

“一定有很多女孩主动的倒追你。”她又说，眼波流露着温暖的笑意。

“是不少。”她啜了口酒，淡淡道，并不是很热中的看她。

“而你这会儿一定以为我也是那些女人中其中之一？”石薇知道他一定会这么想，这个男人的脸上如果能多带点笑容，他就可以迷倒全天下的女性。

他看了看她，不予置评。

“如果我说……”石薇依旧保持俏皮、亲切的笑容。“我好像认识你呢？”

“我是有这种感觉。”

经他这一说，齐南认真一点的看着这个空中小姐，愈看，他愈发现到了一股熟悉感，那种曾经相识、曾经熟悉的感觉骗不了人，她的眼睛、她的神韵、她的俏此，她的聪慧……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石薇。”

“石薇?!”齐南重复道，脸上的线条顿时柔和了不少，石薇……

那个小他五岁，那个扎着马尾，那个老是叫得比别人大声，老是跟在他后面，老是要他带着她，保护她，陪着她玩的女孩?!

“没有印象了？”她急躁的问。

“有！”他的表情整个变了，不再是酷哥的模样。“我记得了，石薇！”

“那么我并没有被自己的感觉给愚弄！”她一副庆幸又谢天谢地的表情。

“你的感觉并没有愚弄你。”他注视着她。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你显然并没有把我深记在你的脑海里。”

他嘲弄。

“我有感觉，只是一时……”既然他知道她，既然没有弄错，她就一定可以记起她的名字，她认识的帅哥并不多，真正能教她觉得帅的，光一双手的指头就可以数完，他……
“你的名字———。”

“济南。”

“济南”她整个人一震，所有属于十五年前的记忆，此时都涌上了心头。虽然当年她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，但那件事是当时所有住在那里的人，一个久久挥之不去的梦魇，眼前这个人，是济南？！

“有没有印象了？”他靠着飞机上的餐车，很潇洒、很幽默地问。

“你……真是济南”？！

“如假包换。”

“我……”她只顾着打量他，心中的感觉是既陌生又熟悉，说亲切又有些距离。他真是十五年前那个不顾其他男生嘲笑，去哪玩都带着她的济南？

“我变了很多吗”？看到她那表情，他带着些讽刺的语气说。

“对!”她的脸上有着不可思议,有着感慨。“十五年了,总不能希望你和十五年前一样,人会成长,外型也会变,经过了十五年,你……真的完全不同了,难怪我无法肯定自己的感觉,这会儿的你,实在无法和十五年前的齐南联想在一起。”

“你也不一样了,石薇……”齐南的眼中有些沧桑,但是语气平淡。“十五年前那个烦人、粘人,像个小麻烦的女孩也变了,看看现在的你,高雅、大方,脱俗……如果你不先跟我提起,我绝不会把你和十五年前那个凶巴巴又固执的小女孩摆在一起。”

“你说我大方、高雅、脱俗,又说我凶巴巴、固执……”她毫无距离的笑,好像回到从前。“这到底是褒还是贬?”

“你令人好奇,女大十八变。”

“丑小鸭变天鹅?”

“这句话是你自己说的,我的感觉只是……”他的表情有些飘忽。“你真的变了。”

“经过十五年,谁能不变。”

石薇的话,触到了齐南心底深处的一个伤口、一个痛处,他喝着酒,沉默了下来。

“你这趟飞行到台湾是……”心想自己可能说错话,冰雪聪明的石薇马上转移话题,十五年前的悲剧发生后不久,齐南就消失了,他家的房子在一、两年后也易了主,卖给了不知情的人。

“谈生意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我在美国洛杉矶待了十五年,小有所成,现在想把事业扩展到台湾,这次回来是看看市场,和一些人见见面,商

讨一下合作的可能性。”他轻描淡写。

“所以现在你……是个大亨？商业巨子？！”她故作惊讶状。

“大亨，商业巨子不敢当，只能说……”他的神情忧虑，又带着一些犀利。“我并没有浪费这十五年的光阴，我做得不错，所以如果你缺钱，尽管来向我开口，保证长期低利贷款，免保人。”

“是像个生意人！”她侧着头看他。

他笑笑，有种舒服的感觉，他没有想到自己这趟会碰上“老朋友”，石薇……是老朋友了。

飞机上要乘客系安全带和禁止吸烟的灯号亮起，石薇看看齐南。

“你必须回坐位上去了。”

她笑着道。

“台湾到了……”他有些莫测高深的表情，将杯子还给石薇，然后伸手到西装裤口袋掏出皮夹，由里面拿出了一张他的名片，递给石薇。“和我联络！”

“你……”她看了看名片。“你不怕我去烦你、粘你、找你麻烦？”

“十五年前不怕，十五年后……更不会怕你了！”他自信地笑。

石薇看着齐南的背影，一时……百感交集。



汪珊珊用眼神朝刚踏进发廊大门的罗凯娜打招呼，招呼打完，她熟练的拿着梳子和吹风机帮面前的这名女明星做发型，在这家高级发廊里，她是数一数二，颇有点名气的发型设计师。

本来学的是服装设计，没有想到阴差阳错，因缘际会，居然走上了发型设计和造型这行，而且愈做愈顺手，愈做愈有点成绩，对这种结果……她只能感慨“造化弄人”，但对一向独立自强，自给自足的她而言，能在某一行中得到成就，不需依赖任何人，这已足够了。

汪珊珊有张瓜子脸，是属于古典美女那型的，她看起来柔柔弱弱、优优雅雅，好像随时需要有人保护，好像一句重话就可以使她受伤，使她瓦解似的，她美丽，但是美得令人有距离感，美得……冷冷的，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。

一个人的外貌并不等于他的内在，即使有着琼瑶笔下女主角的外型，但汪珊珊的内心和个性是坚毅的、刚猛的，是可以承受一切的，如果不是如此，十五年前的那个悲剧早就把她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……

但是她没有倒，他依然挺立，她依然生存了下来，依然活得好好的。

关掉吹风机，她将梳子插进口袋里，拿起一面镜子，让这名女明星看看她整个发髻造型。

“这样可以吗？”

女明星左顾右盼，一副非常满意、非常喜欢的模样。

“我不知道自己可以这么漂亮……”她顾影自怜的。“当然也要谢谢她的手艺，发型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整体造型和外貌。”

“谢谢！”这种赞美汪珊珊听多了，她知道自己的手巧，否则她也不会拥有这么多的老主顾。

“剩下的是给你的小费。”女明星拿出一张千元大钞，一副免找的表情。

“欢迎再来！”她机械化的。

女明星开开心心的走了，汪珊珊则到柜台去入帐，他心里盘算着，再没多久，她就可以开一家自己的发廊，自己当老板，这年头女人有个自己的事业，比找一个老公还踏实、实际些。

瞧瞧凯娜，结了两次婚，也离了两次婚，她并没有从男人或是婚姻里捞到什么好处，自己租了一个两、三坪大的店面，自己跑单帮，卖些舶来品的衣服，日子不也过得自在、惬意？。

“今天带了什么好东西来”？汪珊珊走向罗凯娜。

“我保证台北绝此一件，而且只有你汪珊珊够这个格穿”！罗凯娜拿出一件黑色、吊带、露胸又露背的小礼服，质地轻软、贴身，这是一件可以令男人血脉喷张的衣服。

“有没有搞错啊”？！汪珊珊一脸的无辜和滑稽。“我穿这件礼服……”她拿起衣服，在自己的身上比了比。“我看她才适合”！

罗凯娜正经八百的摇头。“珊珊，这件衣服是专为她设计的，虽然她外表看起来像冰，但是我知道她内心深处燃烧着一把烈火……”

“凯娜……”汪珊珊笑得眼睛都迷了。

“原价卖你”！

“你要我什么时候，什么场合穿这件小礼服”？汪珊珊没好意思说。

“在想诱惑男人的时候、在私人、稳密的场合——”

“你疯了”？汪珊珊冷冷一笑。“你明知道我对男人没有半点兴趣。”

罗凯娜是汪珊珊念高中寄宿学校时的室友、死党、知己，她知道有关汪珊珊所有的事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汪

珊珊的人，她可以了解她对男人的反应，但过去已经过去，同样的年纪，她已经结过两次婚，珊珊……八成是台北最后少数几个处女之一。

“珊珊，她已经老大不小了，二十七岁了……难道她想一辈和男人保持距离？”

“我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未锡太……”罗凯娜百分之百的反对。“未免太糟蹋了，你这个绝世美女明明可以令男人为你赴汤蹈火，付出一切都在所不惜，我知道对你有意思，想打你主意的男人可以排到……”

“凯娜，讲点有内涵的话题好不好？”汪珊珊打断她死党的话，凯娜一直就是一个很开放、很新潮、很口无遮挡、很没有心眼的女人。

“男人这个话题还不够有内涵？”罗凯娜并不漂亮，但是她有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而且身材很棒，所以在男人堆里，她还是很吃得开，加上她豪放、不小家子气、不会烦男人的性格，事实上，追她的异性也有好几卡车那么多。

汪珊珊的眼睛眨了眨，一副不肖谈男人的样子，要她为男人穿这件露前露后的小礼服……

下一辈子吧！“好！不谈男人！”罗凯娜不想自讨没趣。“其实你还是该买下这件小礼服，自娱嘛！”

“自娱？！”

“自己穿给自己看，爽就好！”

“没有自恋狂”汪珊珊瞪凯娜一眼。

“你没有自恋狂我知道，但是如果让你错过这件小礼服，我会一辈良心不安。”

“凯娜……”

“买下来，我有预感你一定有机会穿！”罗凯娜半推销、半强迫的。

“我会有什么机会穿？又穿给谁看啊？这件礼服一定是出自名家，即使你原价卖我，也绝不便宜，我干嘛买一件垃圾回去，拿来当抹布地又未免太奢侈，而我要为男人穿上它……”汪珊珊悉悉白眼。“凯娜……我以为你是最了解我的！”

“就是因为了解你……”

“不买！”她坚定的拒绝。

“你会后悔的。”

“那就让我后悔吧！”汪珊珊说，看到洗头的小妹朝她做了个手势。“我要去帮客人做头发了，你去向珍妮佛推销吧，她九成会买！”

“她才不配穿！”罗凯娜将小礼服小心的收进施行袋中。“我先为你留着！”

汪珊珊摇摇头，她相信自己 and 这礼服无缘。



玻璃门上挂的风铃才刚响起，就有一条人影飞快的冲进这小型的动物医院，使得正在帮一支小狗打预防针的薛皓中猛的抬起头，他知道台北的治安不是很好，但是抢一家动物医院……

“猜猜看我见到了谁？”石薇的语气是急切、兴奋、不可思议的。

“李察基尔？”薛皓中的表情是内敛、从容、愉悦的。

“他已经过时了！”石薇一副要他再猜的表情。

“梅尔吉布逊？”他知道这个澳洲的性格、英俊巨星是驰的梦中情人。

“不是!”

“基奴李维?”这家伙可是今年夏天横扫中西票房的超级巨星,他所主演的“捍卫战警”非常轰动。石薇和薛皓中看过这部以巴士为背景的动作片,看完这片子革奴李维成了石薇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

“不是电影明星啦!”脱去空姐制服,少了温婉、端庄形象的石薇,活像一个还长不大的女孩,穿着T恤和牛仔裤的她,这会儿素净着一张脸,看起来像高中生。

“到底是谁?”把打好针的小狗交给护士宋莲荷,他专心的看着石薇。

“你绝对想不到!”她先卖了个关子。

“政治人物?”

“不是!”

“不是……”没有因为失去耐心而变脸,对石薇,薛皓中永远有无比的耐心,在他英气、性格、五官分明、十足美男子的脸上,永远都对保持着关注、在意的笑容,他就是在乎她。

“再想想,他绝对不会忘了这人……”

“你的范围这么大,我实在猜不出来……”他往诊疗枕上一靠,降低自己的高度,虽然石薇有一百七十公分,但他足足比她高上二十公分。

“济南。”

“济南?”

“那个十五年前……”

“我记得他!”薛皓中马上说,先不谈那个悲剧,光是邻居之谊,光是住在同一条街上,念同一间学校,同一个生活圈子,他就不可忘记济南。他晚济南一届,算是他的学弟,称

不上是拜把兄弟，但是也有点头之交，他哥哥就和齐南同班。

“他回来了……”石薇的热切的。

“回来？”

“这十五年来他一直在洛杉矶，生意好像做得不错，这会儿要回来台湾谈生意，他还给了我他的名片，要我和他联络。”像个小孩似的，石薇的眼睛发亮，好像齐南对她而言有着很重的意义。

“你为什么兴奋成这个样子？”“压抑着心中的醋意，薛皓中若无其事的问。”

“我有吗？”她自己不觉得。“我没有多兴奋啊！我只是没想到经过了十五年，居然……”

“居然会再见？！”薛皓中从来没有让石薇知道他对她的爱意，她一直当他是邻居、是兄长、是哥儿们。

“你不觉得很奇妙吗？”石薇边说，边去逗弄关在笼子里的一支漂亮的博美狗。

“是很奇妙。”薛皓中的表情有些强颜欢笑，有些情况实在不是他能掌握或控制的。一个十五年不见的人可以让石薇这么兴奋，而他这个十五年来默默付出，默默爱着她疼爱她的男人，对她而言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似的，真教人气馁。

“不知道十五年前的事……是不是还在他心中留下阴影？”她忽然沉下脸，失去笑颜。

“你看呢？”薛皓中中肯的一句。

“实在看不出来！”

“也许他已经遗忘。”

“遗忘？！”石薇摇摇头，非常肯定不可能。“他父亲在自己的家里抓到老婆和情夫偷情。盛怒之下，他父亲杀了情